

感知、构思与体验：后戏剧剧场空间的新型建构

宋欣悦

杭州师范大学 文化创意与传媒学院, 浙江 杭州 310000

DOI:10.61369/HASS.2025090028

摘 要：近年文化产业发展迅猛，剧场演艺正是受到社会广泛关注的爆款。在媒介化社会，新型剧场空间不仅能够展现新视角的城市空间，更能增强观众与戏剧作品之间的情感关联、重塑受众的沉浸式认知。后戏剧剧场空间以全新的调度与观演结构展现戏剧内容，搭建想象空间中的“乌托邦”，使观众在潜移默化的观演中形成深度体验。进而，观众在剧场空间之外的活动延展了戏剧的传播范围与影响力，由此也体现这一新型戏剧空间建构对当代文化产业发展的有效促发。

关 键 词：后戏剧剧场；沉浸式；文旅融合；剧场空间

Perception, Conception, and Experience: New Constructions of Space in Post Dramatic Theatre

Song Xinyue

School of Cultural Creativity and Media, Hangzhou Normal University, Hangzhou, Zhejiang 310000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the cultural industry has developed rapidly, with theatre performance emerging as a breakout phenomenon attracting widespread societal attention. In a mediatized society, new types of theatrical space can not only present urban spaces from new perspectives but also enhance the emotional connection between the audience and the dramatic work, thereby reshaping audience cognition through immersion. Post dramatic theatre space presents dramatic content through entirely new approaches to staging and performer-audience structures, constructing a "utopia" within the imaginative realm. This allows audiences to develop a profound experiential understanding through the subtle, influential process of watching and performing. Furthermore, audience activities extending beyond the physical theatre space expand the reach and influence of the dramatic work. This demonstrates how the construction of this new type of theatrical space effectively stimulates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ontemporary cultural industry.

Keywords： post dramatic theatre; immersive; cultural and tourism integration; theatrical space

近年来，剧场演艺行业通过剧场实体空间构建起城市艺术的精神场域，也在时代发展和观众增长的文化审美需求中升级优化。从21世纪初“后戏剧剧场”概念引进为中国戏剧传统开辟出新鲜视角，这种新型剧场模式实现了“共同在场的体验、身体感官的沉浸、去中心化的空间样态^[1]”，最显著的在于“普遍的音乐化趋势”^[2]。传统排演文本中心转移扩散为剧场的演艺空间整体，借助多种感知途径和媒介进行文本演绎。在文化生产方面，去文本中心的新型剧场通过生产性观众实现了剧场的空间转向，“以空间优先于时间的空间化思维方式”^[3]进行剧场演艺的发展。

如今这一概念更多地被引申为一种空间化的研究视角，在社会学视角下剧场空间也经历了由“空的空间”到“特定场域”的转变。列斐伏尔的“空间三元论”中对物质、精社会三种空间的阐释为剧场空间演化的研究提供了新的切入点和理论基础。本文围绕后戏剧剧场空间这一主体展开，借助“空间三元论”的理论架构，阐述当代后戏剧剧场在空间建构和演化过程中的策略与实践；结合当下热门剧场演艺项目，从剧场的物理实践、观演机制的转变、剧场空间实现的社会性文化生产三方面分析当代剧场空间发展的嬗变与城市文化空间的建构方式。

一、感知空间：剧场的物理实践

剧场演艺长期来依托于固定的物理演出空间，是人类社会活动与城市产生联结的表现形式之一，因而剧场艺术的革新与实践也和空间理念的转变密不可分。从空间三元论的视角来看，后戏

剧剧场的空间变迁实践更类似于实体剧场空间的流动和感观边界的探索突破。作为感知空间的剧场能够脱离剧场的场地限制，突显“作为传统剧场替代方案的共性”^[4]，将空间转化为排演文本的一部分的同时将它视为社会产物并进行人与剧场间关系的探索。对于感知的强调让剧场空间更加注重在场性，剧场艺术也因而成

为观众与表演者共同在场的联结时刻。这种对于空间的强调一方面表现在将剧场转移到剧院之外的公共空间，另一方面则体现在剧场的舞台空间部分被切割成拼贴的符号，2023年法国实验戏剧《电话等待》中以草皮象征农场，以闪烁的红色信号灯代指电话接通前的等待过程。此时空间上颇具差异的两类事物被建立起了对等关系，真实和虚构之间的界限也被修辞性的关系模糊了。这种象征更像是将剧场空间转化为一种自由的场域，观众和演员都能在其中获得观照、建立联结。

空间被观众感知的方式还有另一种形式：“将身体行动在听觉上加以某种空间化”^[9]。传统剧场舞台以视觉为主导，观众更类似于旁观者的角色并通过视听感觉来接受排演文本。随着空间理论和艺术学家研究的深入，多感官的联觉体验被更多地运用于剧场空间中。后戏剧剧场对于戏剧中心的转移和分散使得剧作文本之外的其他元素获得了更多的呈现，从而将剧场空间以一种主观创造的形式展露、排演。以当前热度较高的沉浸式剧场为例，全感知模式激活了观众的身体感知也增强了感知能力。通过排演文本的创新和剧场本身的环境调度，观众的身体感知和心理感知交织，从而能够获得具身化的体验。从《不眠之夜》到越剧《新龙门客栈》，感知领域的扩张显然是当下国内剧场创新的重点发展方向。《不眠之夜》中，观众在整个戏剧空间内自由行动，参与式观看表演甚至会出发特殊剧情；《新龙门客栈》中观众近距离感受越剧表演和大漠武侠风情。

剧场也借助新技术对感官体验进行扩张，通过对观演关系发生的物理空间进行创新实践，将传统固定的剧场空间动态置换、陌生化。剧场的空间转移和剧场的“被感知”是当前后现代戏剧剧场更新中的焦点和实践主体，也正是因为“后戏剧剧场早已不再以排演虚构戏剧性世界作为自己的中心任务”^[10]，剧场空间内的各类戏剧元素才得以充分运用。而在这样一个意识化的构建过程中，沉浸式剧场的具身性使其成为落实剧场空间更新的主要实践形式，观演双方在物理空间产生的联系逐渐形成意识层面的场域。

二、构思空间：观演机制的转变

后戏剧剧场空间的物理实践作为当代剧场发展的表现之一，到今天已经逐渐演化成为一种“精神构造和想象的空间”^[11]。场域内的知觉主体与观演机制的转变正是剧场空间在精神空间层面的另一表征形式。在剧场演艺的文本上，戏剧作品以多元的美学思想和叙事深度保障排演文本中存在的象征与符号能够通过多渠道被观众捕捉，获得阐释文本的主导权以完成高质量的空间叙事。

后戏剧剧场时期的剧场空间通过更改传统观演机制，以“活的表演者的共同存现所引发的情感”^[12]进行构想空间的建构，以人为中心的叙事模式被更加广泛地运用起来。近年爆火的环境式小剧场《阿波罗尼亚》选择在原先排演文本中进行戏中戏的嵌套，促使观众对于接收到的信息进行快速处理，从而快速达到审美体验的高峰。历年各大戏剧节中公共空间戏剧这一类型备受青睐，将传统剧场成规的戏剧元素等级秩序打乱，以一种公众认可

的戏剧空间关系重新建构起新的剧场空间和观演关系，从而激活“人”在剧场空间中的作用。《海边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在海边沙滩上将自然环境的变化运用在舞台中。自然、概念化的剧场空间、观众、演员被全然联系在了一起，“构想的空间”得以成立，剧场符号也成为了观众主动捕捉到的可知可感的审美客体。

这种生产与接受过程中的辩证关系正是当代剧场依然不断尝试与观众建立多元化、差异化联系的重要原因。作为一种精神构思而存在的空间表征，在当代剧场的实践运用中通过观演机制的变化增强观众的感知面，进行“去文本中心化”的同时也将剧场空间的焦点转移到“人”的存在。从这样一种模式中，后戏剧剧场的空间建构超越了物理空间，与观众、环境产生了更深层次的联结。

三、体验空间：社会性的再生产

剧场为社会文化建构提供体验空间，观众参与剧场艺术的过程也是剧场艺术渗透社会生活的过程。观众在接受剧场艺术的同时进行二次创作也形成了剧场艺术的体验空间外扩。如今，传统剧场空间内部的创作和表达已经无法适应当下文化市场的发展速度和趋势，二次创作与传播逐渐成为当下较受欢迎的模式。环境式越剧《新龙门客栈》突获流量，正是因观众将返场视频发布在社交平台上，点赞总量迅速突破百万，余票被抢购一空。通过沉浸式观演机制和增设互动，剧目实现传统戏曲表现手法与大众审美完成接轨并形成了不同观众的个性化视角，舞台叙事效果得到显著提升。

在文化产业飞速发展的今天，观众的自主选择权得到了充分释放。无论是表现空间和社会空间的交融，还是观众个体视角下的二次创作，都是对后戏剧剧场演艺空间的丰富。体验空间的建构过程中剧目不再受到剧场传统概念的限制，同时观众的个体身份认证和审美需求表达也得到突出。单一的文化输出模式不再能够满足个体差异化审美，个体也更加倾向于主动寻求甚至创作文化意义。从沉浸式小剧场到戏剧节，剧场体验空间的建构以一种“社会关系集合的自我再生产”^[13]的形式进行社会性流动，城市文化的空间也被逐渐填满。剧场在当代承载了文化和艺术的社会功能，能够诠释城市文化精神。当代剧场空间建构、生产的最终成果是文化视角下的多模态都市圈层发展，“兼顾市场和文化的双重功能是剧院发挥作用的最好呈现”^[14]，其探索过程也体现出社会权力的参与。不同于传统概念的社会权力，后戏剧剧场更多地表现为一种跨文化性。以往剧场空间景观中被赋予意义的各类符号在已经成型艺术体制中接受分配，而在后戏剧剧场中这种分配受到了极大的挑战，观众的感知体验掌握了分配权而传统的观看行为也转变成共同在场的行动。行动过程中自然产生的文化交流和产出不再是已知的、假定的，公众的艺术教育、传播行为在城市治理者的规划之外也自发形成了范式和体系。

四、结语

在剧场演艺生态升级的当代，后戏剧剧场的新型空间建构已经演进为剧场演艺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剧场三元空间的物理实践孵化、观演体验交叉复新、观众个体审美的自发呈现，后戏剧剧场不仅更新了观众对于文化消费的产品期待和选择，也潜移默化地促进了演艺新空间的业态融合。由此，当代剧场空间的演化和发展亦成为整个城市的社会文化的投射，通过剧场空间中的展演景观和符号刺激定向的观众群体进行文化再生产，进而向外辐射产生文化效应，这也意味着作为文化资源的剧场空间建构过程仍有待进一步探索。

从列斐伏尔的空间三元论出发，后戏剧剧场的空间探索对文化产业发展新时期背景下的剧场演艺整体行业来说，具备社会文化性的剧场空间建构能够促进城市文化精神底蕴的升级和文化服务体系完善。立足于空间生产的新演艺空间研究融合了舞台艺术与社会文化，在演艺新业态的大趋势下能够为新型展演空间的建构提供更多思路 and 方向。

参考文献

-
- [1] 谭颖.场所与体验：当代剧场从空间到场域的三元空间建构[J].戏剧艺术,2023,(06):158-169+180+185-187.
- [2] [德] 汉斯·蒂斯·雷曼：《后戏剧剧场》，李亦男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111页。
- [3] [法] 亨利·列斐伏尔. 空间的生产 [M]. 刘怀玉，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21:iii.
- [4] 陈恬.从“空的空间”到“特定场域”：论二十世纪剧场空间实践之转向[J].戏剧艺术,2021,(05):39-53.
- [5] 汉斯·蒂斯·雷曼.后戏剧剧场 [M].李亦男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195.
- [6] 汉斯·蒂斯·雷曼.后戏剧剧场 [M].李亦男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196.
- [7] Cf. Stuart Elden, Understanding Henri Lefebvre: Theory and Possible (London: Continuum, 2004),190.
- [8] 汉斯·蒂斯·雷曼.后戏剧剧场 [M].李亦男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190.
- [9] 谭颖.场所与体验：当代剧场从空间到场域的三元空间建构[J].戏剧艺术,2023,(06):158-169+180+185-187.
- [10] 韩爽.城市文化视野下上海剧院集聚模式发展研究[J].艺术管理(中英文),2019,(04):82-88.